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t features several birds, likely sparrows or similar small birds, perched on and flying around slender, arching reeds. The painting is executed in a classic style with fine lines and subtle washes of ink.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a warm, textured orange-brown, which serves as a backdrop for the white text.

文学阅读与欣赏

陈 萍 丁 武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文学阅读与欣赏

WENXUE YUEDU YU XINSHANG

陈 萍 丁 武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阅读与欣赏/陈萍,丁武编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81091-894-7

I. 文… II. ①陈…②丁… III. 文学欣赏—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5490 号

责任编辑 刘子建

责任校对 刘子建

封面设计 张 松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郑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439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前 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多年的教学实践,让我们深切地感到欣赏能力对于高等职业学校学生及社会上那些爱好文学而欣赏水平又很有限的人的重要意义。高职学生正处在由专科向本科乃至硕士、博士成长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正是他们健康成长的大好时期,具有陶冶情操、美化心灵、提高人生境界功能的文学作品,正是他们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然而,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复杂而又微妙的精神产品,并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就能轻易把握的,尤其是艺术类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既不能像大学本科的文科学生那样系统全面地学习专业性较强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又不能再去重温过于基础性的语文知识。同时文学欣赏可以使青年学生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进行自我美育、丰富个人的文化内涵、提高审美水平、增强自身综合素质,作为艺术类高职学生,具备一些文学知识、掌握一些欣赏文学作品的基本方法,很有必要并且也是可能的。

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精神及人生意蕴具有永恒的价值和魅力。我们的意图是把文学中这些具有永恒价值和魅力的精华挖掘出来,让它进入高等职业学校的课堂,进而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每个人又都是社会的一分子,文学与社会不可分割并与每个人密切相关。通过文学,沟通每个人的人生与心灵的兴奋点和共鸣点,让读者比较清醒自觉地认识到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及现象,认识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精神内涵,认识一些有关人生及人性的问题,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之一。

根据面向 21 世纪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的基本思路,为了给广大青年进入文学殿堂提供一定的帮助,我们从古今中外冗繁的文学作品中精心筛选出一些作家的优秀作品,适当结合艺术类专业的特点,编写了这本既能提高读者文学素养又能切实有利于提高艺术专业水平的教材。我们期望读者读完这本《文学阅读与欣赏》后,不但能够了解一般的欣赏角度和方法,更能够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具体作品的阅读分析中。这本书作为河南省职业技术教育工艺美术专业实用教材之一,能够帮助读者基本掌握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提高其理性认识和分析作品的能力,这也是我们编写本书的主要目的。

本书分为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和中外小说戏剧欣赏两大部分。由丁武同志编写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部分重在剖析中国的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内蕴、诗歌散文发展的轨迹以及作家的创作思想、作品的意境等;由陈萍同志编写的外中小说戏剧部分主要以作品中的

人物形象赏析为重点,兼有思想内容及艺术形式的赏析,给读者以更加直观的形象感觉,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逐渐培养并提高读者的文学修养,以期达到有助于增强个人综合素养的目的。诚望本书能发挥出好的效能,对广大读者有所裨益,成为读者学习的益友。

我们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古代和现代学者的有关论著、研究成果,吸收引述了其中有价值的观点与内容,行文中,部分章节未能注明出处,在此对相关学者谨致歉意,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河南大学出版社有关同志的鼎力相助,在此,我们致以诚挚的谢意!限于我们的学术水平,书中难免有缺点、错误和疏漏,诚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8 年 6 月

目 录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十五讲

第一讲	中国古代诗歌概述	(2)
第二讲	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	(12)
第三讲	《诗经》和《离骚》	(23)
第四讲	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	(33)
第五讲	唐朝诗歌欣赏	(41)
第六讲	李白和杜甫	(50)
第七讲	王 维	(62)
第八讲	唐宋词名篇欣赏	(72)
第九讲	中国古代哲理诗、朦胧诗欣赏	(86)
第十讲	元曲欣赏	(98)
第十一讲	先秦历史散文	(108)
第十二讲	先秦诸子散文	(116)
第十三讲	《史记》	(131)
第十四讲	魏晋南北朝散文欣赏	(137)
第十五讲	唐宋元明清散文欣赏	(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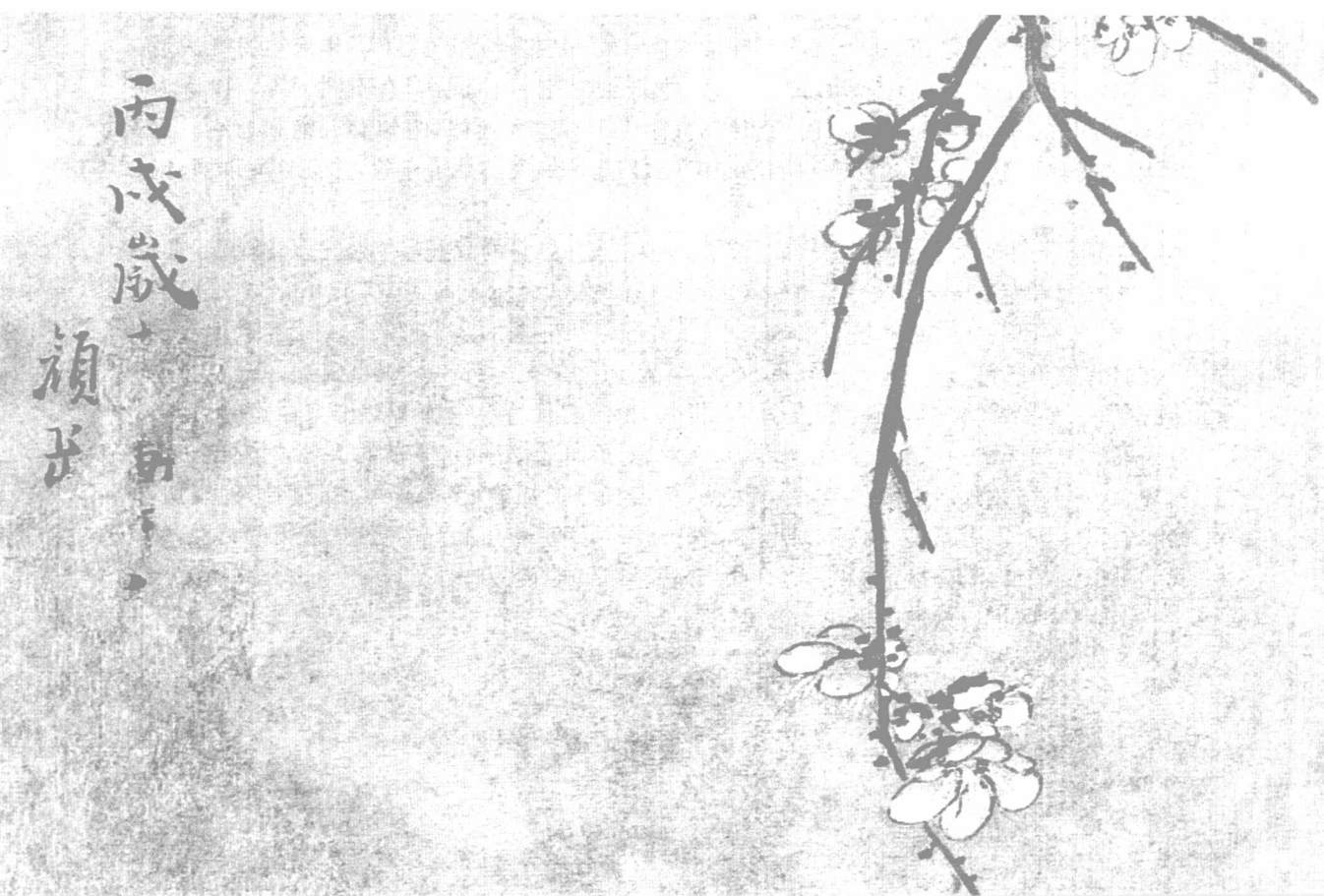
中外小说戏剧十五讲

第一讲	小说概述	(160)
第二讲	《水浒传》	(168)
第三讲	《红楼梦》	(173)

第四讲	张爱玲及其《金锁记》	(179)
第五讲	鲁迅及其笔下的女性形象	(193)
第六讲	田中禾及其《匪首》	(207)
第七讲	王安忆及其《小城之恋》	(220)
第八讲	司汤达及其《红与黑》	(229)
第九讲	巴尔扎克及其《人间喜剧》	(237)
第十讲	雨果及其《悲惨世界》	(249)
第十一讲	梅里美及其《卡门》	(256)
第十二讲	卡夫卡及其《变形记》	(262)
第十三讲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72)
第十四讲	元代戏剧及《西厢记》	(279)
第十五讲	莎士比亚及其《罗密欧与朱丽叶》	(287)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十五讲



第一讲 中国古代诗歌概述

中国古代诗歌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在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诗人数量之多犹如璀璨的群星,无数辉煌的篇章名扬天下。尽管斗转星移、人世沧桑,但中国古代诗歌在中华民族古老的肌体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作用,它已不仅仅属于文学艺术,还是中华民族在悠远的历史岁月中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和表达形式,积淀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系、文化结构、思维模式、民族性格以及终极价值,它不仅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不朽的文化遗产,也是整个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中国文学发展史来看,中国古代诗歌经过多次重大演变。产生于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6 世纪的《诗经》,基本上是四言体。战国时期的《楚辞》上承《诗经》而又突破了四言句式,完成了以六言为主体间以杂言的“骚体”。汉诗上承《诗经》、“骚体”,融会乐府民歌,发展为五言诗。魏晋南北朝又发展为七言诗。到唐代,随着辉煌的封建文化的发展,又形成了格律诗——律诗和绝句。宋代上承唐、五代,发展了词这种长短句参差的新的诗体。元、明又发展了散曲。那种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只是格律严谨的律诗和绝句的看法是一大误解,中国古典诗歌包括诗、词、曲三大种类,曲有各种曲调,词有不同词牌。以诗为例,也有四言、骚体、乐府、古风、律诗和绝句;律诗有五律和七律,绝句有五绝和七绝。所以,中国古典诗歌不仅有各种艺术风格和流派,其艺术形式也是多样的,并且各种风格、流派和艺术形式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形式虽经过多次重要变化,但它的思想特色被一直继承下来。诗词毕竟以意为主,以情感人,不论采取何种艺术形式,命意不高,抒情不真挚,绝难成为上品,中国古代诗歌之所以长久深入人心,就在于它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深刻而生动地表现了人们的思想感情,激荡起人们心灵的共鸣。任何文学艺术都是客观世界和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发挥着“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中国古代诗歌的作者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正义、自由的歌颂,对邪恶、黑暗的愤懑,对爱情的追求,对友谊亲情的怀念,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对人生悲、欢、离、合的描绘,至今仍然使我们感到亲切,给我们以激励、以慰藉,使我们或击节高吟,或饮泣长叹;它以高尚的理想、优美的情操,使我们可以寄托情怀、陶冶情操,因而这些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

那么,中国古代诗歌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具体是什么呢?

一、表现爱国主义精神抒发豪情壮志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绝大多数人民为争取民族繁荣、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历史，是被侵略、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对外敌不屈不挠进行斗争的历史，是千百万爱国志士为祖国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历史。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这一特色，决定了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主题之一。

我们的第一部诗集《诗经》中的《载驰》塑造了一位贵族妇女勇赴国难的动人形象，而《秦风·无衣》这首古老的军歌，反映了当时的将士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奔赴前线，患难与共、同仇敌忾的气概。屈原在他可与日月争辉的诗篇中表现了光明正直、忍辱负重、上下求索、虽九死犹未悔的报国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论是沉郁、苍凉的现实主义的吟咏，还是狂飙式的浪漫主义的讴歌，尽管诗人出自不同的阶级、阶层，都洋溢着对祖国的热爱，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对爱国志士的赞颂。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气势恢弘，表达了竭力维护祖国统一的凌云壮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赞扬将士的身经百战，誓破入侵之敌；“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汗竹香”（张家玉《军中夜感》），歌颂将士为荣誉而英勇鏖战、血染沙场的英雄本色。北朝民歌《木兰辞》塑造了替父从军的女英雄的光辉形象，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颂。“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杜甫《北征》），表现了诗人渴望祖国强盛的挚切情怀。

当外敌侵略，国土沦丧，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爱国主义激情更得到充分的发挥。诗人本人往往就是爱国志士，在国家危亡之际，李白投笔从戎，以抗战却敌的谢安自许：“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满江红》）慷慨激昂，气吞山河，表达了雪耻复仇、重整河山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欲将血泪寄山河，欲洒东山一抔土”（李清照《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之二），都深刻地表现了收复失地的理想。抗敌兵败被俘的文天祥持节不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这些长期传诵的爱国诗篇悲壮慷慨，感人肺腑，千百年来激励着千百万仁人志士奋不顾身地为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中国古代诗歌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时，也往往表现了诗人直面人生的壮志豪情，或表述统一寰宇、安定天下的创业理想和为国家建功立业而积极进取的志向，或高歌蔑视权贵，表现不与黑暗腐朽势力妥协的反抗精神，或抒发为人民而不惜自我牺牲、为正义而勇于献身的凛然气节。曹操毕生为统一天下、重建开明的封建社会的理想而奋斗，《步出夏门行》、《短歌行》表现了苍凉悲壮、顽强进取的志士胸怀，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和建立丰功伟业的雄心壮志紧密结合在一起。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咏菊言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菊花》）表现他重整乾坤的雄心。“手持

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扫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吟剑诗》)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抒发其推翻清朝创建天国的理想。即使这些诗人在被压抑、埋没，以及遭受坎坷，备受折磨的时候，仍然洋溢着爱国的情感，保持着高洁的人格，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人民至今仍乐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的傲岸纵逸，表现为独特的个性风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在飘逸之中结合着苍凉，在豁达之中融合着悲壮，在压抑之下爆发着反抗，在苦闷之中又跳荡着建功立业的追求。

中国古代诗歌中为真理和正义事业勇于献身的英雄气概，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更为激励人心。“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陶渊明《读山海经》)，“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石灰吟》)，“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狱中题壁》)，这些诗都表现了顶天立地的坚强意志和革命气节。在封建社会制度下，有抱负者不得志，有才能者受压抑，正直者遭冷遇，报国者无门，救世者无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诗人，常常处于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的焦点，不能不引起内心感情的波动，会产生愁思之情、穷苦之言、悲愤之音、惋惜之声，合而形成对封建社会的批判，进而推动社会进步。抒写怀才不遇、生不逢时之感慨的名篇当首推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以苍劲奔放的语言，抑郁不平之气，在广阔无垠的历史背景上，表现了诗人建功立业而不为世用的凄凉情怀。李白的《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抒写了壮志未酬人衰老的苦闷。被誉为杜甫“七律第一”的《登高》，写登览所见秋江景色，倾吐长年漂泊、百病缠身、忧国忧民的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苏轼《赤壁怀古》堪称千古绝唱，他以奔腾汹涌的长江、雄奇壮观的赤壁为背景，缅怀古代英雄形象，抒写了词人报效疆场的理想和对英雄伟绩的向往。

二、重视明道观风强调美刺的作用

中国古代诗歌强调诗人必须“以诗载道”。所谓以诗载道，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并要鲜明体现“民胞物与”、“国身通一”、“天人合一”的精神——“民胞物与”，即应该像爱自己兄弟同胞一样关心人民疾苦，平和地对待世间的万事万物；“国身通一”，即把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融为一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天人合一”，即人应当自强不息，乐天知命，强调个人在遵循自然规律时，应有自己的创作个性。以上种种，即构成了“道”的具体内容。《毛诗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唐代白居易在《新乐府序》里则进一步号召诗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具体表现为同情人民的疾苦，为被压迫、被剥削、被蹂躏的弱势群体向统治阶级提出人道主义的抗议。如《诗经》中的《七月》真实地反映了奴隶一年四季的辛劳及其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生活，屈原的《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诗人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关怀。以后的历代诗人

继承这种光辉的传统,以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描绘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的疾苦,刻画出令人触目惊心的民不聊生的图景,有战乱后的赤地千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王粲《七哀诗》);有水旱灾害造成的惨剧——“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白居易《轻肥》),“榆皮已尽草根枯,十丈溪河变成陆”(孙蕙《安宜行》);有的写徭役使人民背井离乡,“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李白《古风》十四);有的写太平年月农民仍不得温饱,“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诗人的心灵与人民的脉搏一同跳动,他们为人民的苦难而悲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张俞《蚕妇》),“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梅尧臣《陶者》),“老农背脊晒欲裂,君王犹道深宫热”(杨万里《白紵歌舞四时词》之一),这类诗句不胜枚举,诗人凭着他们的社会良知为劳动人民鸣不平,以强烈的对比,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以诗载道”就应像屈原出淤泥而不染、像曹操慷慨悲歌、像鲍照拔剑击柱、像杜甫忧国忧民、像李白粪土王侯、像白居易为民请命、像苏轼吟啸徐行、像陆游永不放弃……诗品即人品,人品则以道立,以诗明道,他们的人格也因其诗而具有更大的魅力。

所谓“观风”,即通过诗歌观察社会,了解社会,讽喻社会。《论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即诗可以言志兴叹、抒情代言,可以观察社会、了解民情,可以教化民众、团结人民,可以讽谏君王、表达民情。中国古代诗歌更令人震撼的还是“刺”。“刺”就是通达,用诗歌讽刺时政,犹如用针尖来解开线缠的结一样,慢慢挑,轻轻理,虽然有些微痛,但成功之后,疙瘩就解开了,就顺畅通达了。刺的内容具体说来主要是伤时、疾恶、刺世、讽君。从“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诗经·邶风·相鼠》)开始,中国古代诗歌就不回避社会生活中的尖锐矛盾。西晋诗人左思以“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痛斥门阀制度;刘宋时代的鲍照郁闷地唱出“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抨击出身贫寒而为人正直的文人在封建社会遭受压抑,甚至被扼杀的普遍现象;杜甫在《丽人行》中以“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来大胆揭露杨氏兄妹骄奢淫逸的生活和厚颜无耻的乱伦关系;白居易直面横征暴敛的官吏“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辛弃疾痛斥主和投降的佞臣“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尽管少见像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白居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类直接讽君的诗作,但讽喻美刺确实是中国古代诗歌最有价值的思想精神。

三、隐逸含蓄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表达方式

如果说民胞物与、国身通一、天人合一是为儒家的政治理想服务的话,那么,隐逸则是一种真正人文、人本的体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楚国民歌《孺子歌》),中国传统文人最推崇的就是“清白”二字,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是他们的立身做人之本。在黑暗无道的浊世,隐逸并非完全逃避,残酷的现实使诗人们尽力去追求另一种生活,自选一个理想的艺术境界。如陶渊明就构想出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桃花源,这个境界是如此宁静空灵美妙,就像诗人给自己注入了一剂止痛针,虽麻醉却无害,它给人以安宁、休闲、享受、希望。不过,隐逸之诗无论其主体内涵还是客观表现,都洋溢着一种不同凡俗的冰清玉洁,以及否定人的社会性、否定社会规范的思想观念,这种崭新的文学观不再以政治立场、官位大小、是否受“皇上”的重用作为衡量文人的价值尺度,而是更加强调人的主体生命意识和人权尊严。隐逸诗人们在空山竹林清谈玄学,饮酒赋诗,在山水田园徜徉往返,俯仰自得,享受生命,怡情悦性的山水诗、田园诗,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诗人的智慧才华,高风亮节,汇成一股源源不绝的理想主义的清流。由于中国文化隐的特征,使它更偏重于情感型、审美型,正像西方文化中理智型品格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一样,中国文化的情感型、审美型气质,在作为艺术的诗词中找到了最好的寄托。

首先,在诗词内容上,隐常反映为温良礼让、含蓄隐秘。《诗·小雅·小宛》说“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仕途艰险,人生难测,自然应谨小慎微、少露锋芒,而且,不能直接抨击政治、指责社会,便只能以临谷履冰的感受来形容个人在封建权力下的无所适从和胆战心惊。再如李商隐的一组《无题》,包括爱情诗、政治诗、感伤诗,由于主题的晦涩,并且连点明旨意的题目也没有,所以人们很难把握作者的意图,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题的含蓄多义给读者提供了更多参与的机会。

其次,在诗词表达方式上,中国古代诗歌常采用比兴寄托、象征暗示、咏物咏史、隐语双关、用典明事等手法。从《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单一比喻和联想,到屈原《离骚》的以美人香草譬君子、以飘风雷电喻小人手法,在物我同一、情景交融中将物的某些特质与人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联系起来,构成一种象征,大大地扩展了诗歌的艺术张力。历代的咏史诗、咏物诗,甚至大量的以景寓情的写景抒情诗,无不采用这种比兴寄托的方式。如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以涧底松的遭遇来比喻门阀制度压抑下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表面咏史,实际上是在以古鉴今。再如陆游《卜算子·咏梅》:“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在歌咏梅花凌寒独开的君子节操中,寄予自己坚持抗金主战、不怕投降派打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国情怀。至于柳宗元《江雪》,则是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写景抒情中,寄寓自己傲岸不羁的人格,并通过我行我素的渔翁形象,来与屈原笔下“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渔父”形象遥相呼应。比兴寄托、象征暗示、咏物咏史,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既有隐的需要,又有审美的需要,隐而美,美而隐,相互关联,不着一字或者寥寥数语,便可尽得风流。

中国文化隐的特征,使中国古代诗歌具有含蓄空灵、蕴藉隽永的风格。隐,既是中国古代诗歌题材内容的需要,又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表达方式。隐,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文化精神。

四、悲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情感特征

脱去隐逸的外表,中国古代诗歌深层意蕴则在于忧患意识。忧患是诗人良知、情感、道义的综合体现,是诗人不向现实妥协的价值观借诗作情感的凝聚升华。读书明理,读书知耻。苏轼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苏轼将明理知耻的忧患与识字多少相联系,知识越多,忧患愈盛,可见,忧患是一种与知识、文化相关的意识,忧患悲愁也是社会现状在诗人头脑中的必然反映。战乱频仍,争权夺利,权奸当道,帝王无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有识之士被排斥到社会下层。诗人们看到的是苦难,体会到的是悲愁,发而为诗,当然是悲愁。从审美创造的角度看,英国诗人雪莱认为,倾诉最哀伤的思绪,才是我们最甜美的歌。中国古典诗人最懂得“美在感伤,美在悲悒”的艺术魅力,所以,他们去描写那些让人感伤、引人怜悯的事、情,在自己首先被感动和艺术良知的激发下,他们用诗写下自己的忧患悲愁。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诗经》国风中的大量情诗恋歌,以真挚、热烈、淳朴、健康的歌唱,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爱情生活的不同情感,既有对爱情幸福的渴望追求,也有相爱的喜悦、幽会的欢愉,更多的是相思的痛苦、失恋的哀伤、热恋中的波澜、个人意志与家庭的冲突,以及封建礼教对男女双方造成的伤感,从此确定了情诗恋歌在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汉乐府《有所思》表现的是一个女子对变了心的情人爱与怨交织的相思之苦。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曲折委婉、含蓄隽永,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苏轼的悼亡诗《江城子》也抒发了他对亡妻王弗的深深怀念,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概括来说,古典诗人忧患表现之一是“伤”——诗人伤国事之艰危,“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陆游《关山月》);诗人伤生活之艰辛,“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白居易《卖炭翁》);伤亲友亡故之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伤草木之凋零,“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曹丕《燕歌行》),多愁善感从始至终都是诗人情感的特征。

从审美欣赏的角度看,读者最感兴趣的,多是那些能触发自己经历的情、事。当年造成自己不幸的事情,早已过去,当年的苦难早已淡化,记忆的重温让读者勾起往事,过去的经历、苦难、欢乐,让读者重温而感到欣慰,从而对诗歌中那些重复着诗人经历的事,寄予深深的同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共鸣多来自共同的经历,来自共同的苦难与感受。是的,欢乐很难共享,而苦难却需要他人分担;欢乐带有很浓郁的个人色彩,而痛苦却,具有很强的共同性和感染力,中国古典诗歌的悲愁因其共性而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同,具有很高的社会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悲愁,大致可以划分为国愁、乡愁、家愁、情愁等。

1. 国愁

在儒家思想中,天、地、君、臣、民不可分割,君代天治民,是天子,爱国就是忠君,有国才有家,国强才能家旺,国富才能民安。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文人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文

人就是士人，所以真正的文人，应首先是仁人志士，他们的身心性命，无论做官与否，都应与国家、民族、文化共存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是深谙礼义廉耻的诗人？诗人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屈原是第一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国愁先驱者，他的《离骚》实际上是一曲“我爱君王，君王却不理解我”的悲苦之歌。如果说屈原的国愁尚带有极浓的忠君意识的话，处于“安史之乱”前后的杜甫在《春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中所寄予的国愁就带有更多的忧民情怀。杜甫虽然对封建统治者仍抱有相当的希望，但更侧重于描写民生疾苦、反思社会动乱的政治根源，对最高统治者和整个上层社会大胆指斥，比屈原的“怨而不怒”更进了一步。

从五代十国到北宋，群雄割据、战乱频仍、党争激烈、民不聊生的现实使广大文人失却了天朝大国的自尊与自信，但此阶段统治者对艺术的热情却似乎空前高涨，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徽宗赵佶都是亡国之君，但他们的诗词如《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等词所悲叹的亡国之恨，都因浓得化不开的国愁而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如：

乌夜啼

李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短短小令，肠回心倒，直见情性。亡国幽囚，是为“无言”；残月深秋，是为寂寞。伤心人别有怀抱，全在那不是滋味的离愁之中。后人评说“此词最凄婉，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

2. 乡愁

眷恋故乡和怀乡思归之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而中国封闭的内陆生活和封建生产生活方式更使得乡愁成为文学尤其是成为诗歌抒情的主要内容。

首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诸侯纷争、边患不已、繁杂徭役以及投荒滴边等，造成了大量的游子现象，使游子思乡的哀歌久唱不绝。如《诗经》的《采薇》、《君子于役》，《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唐宋的边塞诗词和贬谪诗歌等。

其次，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更增加了人们之间的间阻心理和乡土之恋。如汉乐府《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北朝乐府民歌《陇头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柳永《八声甘州》下片“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渺，归思难收”等都体现了距离所造成的乡心乡愁。

再次，在以宗法制君主专制为主体，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平和稳定为心理定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故乡既是人生旅途的出发点，又是人生旅途的最后最好归宿。我国文化里的安土重迁习惯，落叶归根、荣归故里、狐死首丘观念，与重亲情的传统结合，构成了我国文学里的乡土情韵的思想基础。

最后,人们从小生活在故乡,对故乡的风俗习惯、人际关系、自然地理状况都很熟悉,故乡似乎更利于自我的发展。异乡再好,可人与人之间在政治、经济,乃至婚姻、血亲上的联系相对故乡要淡薄得多,加之对天时地利的难于把握,于是人们自然产生了一种“人生地不熟”的孤独感,便有了“月是故乡明,水是故乡甜”、“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每逢佳节倍思亲”、“无颜见江东父老”和“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之叹,可见,个人的穷达荣辱、进退升迁、悲欢离合、苦辣酸甜,始终与故乡紧紧相连。

中国古代很早就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如果说元明以后的小说戏剧更代表了来自城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的话,那么作为以抒情为主的诗歌,就更多地体现了农业社会的文化与文明,这不仅表现为思想情感上的乡土情韵,同时还对诗歌的创作心态、审美观念、表现方式等造成巨大的影响。如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强化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农业社会效法大自然的节奏秩序导致了崇尚“中和之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生活的周而复始和简单再生产滋养了复古思想与静观情趣;农业劳动的主要对象五谷花果草木等盛衰荣枯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诗人“触景生情”的直觉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和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和生产方式奠定了自《诗经》以来的传统诗歌乐志畅神、重在表现自身价值和生存状况的写作目的,于是,思乡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最让人感怀动容的题材。如:

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节选)

王 绩

旧园今在否? 新树也应栽?
柳行疏密布? 茅斋宽窄裁?
经移何处竹? 别种几株梅?
渠当无绝水? 石计总生苔?
园果谁先熟? 林花那后开?

事无巨细,诗人一一惦念,如数家珍,在啰唆琐细中,写尽了每分每秒对家乡的难以释怀。此种问法,前有陶渊明《问来使》:“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后有王维《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可见人共此心,今古同怀。此外,宋之问《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卢纶《至德中途中书事却寄李憺》:“颜衰重喜归乡国,身贱多惭问姓名。”诗人写久别归乡的复杂感受——无论荣辱贵贱,故乡,我都记着你,你还接受我吗?载欣载奔,归心似箭。

3. 家愁

家族观念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伦理观念,也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观念。在知识分子眼中,国与家的界限不太明显,家族观念已经内化为一种植根

故土、情系亲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所以，文人笔下的家愁基本上是国愁的反映，如战乱、贫穷、疾病、生离死别等等，特别是如杜甫、陆游等爱国诗人的诗作更是这样。下面我们分析几首描写家愁的诗。

除夜宿石头驿

戴叔伦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
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
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除夕团聚之夜自己还漂泊在外，年复一年，既不知亲人现状，又不明自己未来，将万里未归人的痛苦焦急心情展露得淋漓尽致。

人日思归

薛道衡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这首诗用有意拉长时间距离的手法，来增加思乡感情的浓度；用雁归而人不归，正月初七花还没有开放，而自己对亲人的思念就不能克制了，来表明希望早日归家的愿望。

4. 情愁

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有所谓七情六欲。七情，即喜、怒、哀、惧、爱、恶、欲；六欲，即生、死、耳、目、口、鼻之欲。造成这些情感和欲望的原因除了主观因素外，更多的则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如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成败得失、忧谗畏讥、相思离别、穷困窘迫等。

写春愁的如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写秋愁的如杜甫《秋兴》八首，写旅愁的如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写情愁的如：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